

王国维集

第四册

周锡山
编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周锡山 编校

王国维集

第四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一〇 教育学研究

孔子之美育主义	(3)
论教育之宗旨	(7)
文学与教育	(9)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	(11)
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	(17)
教育小言十三则	(18)
教育小言十则	(22)

一一 古文字研究

释史	(27)
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	(33)
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二)	(35)
《史籀篇疏证》序	(39)
校松江本《急就篇》序	(43)
《毛公鼎考释》序	(45)
《周代金石文韵读》序	(46)
《宋代金文著录表》序	(47)
《国朝金文著录表》序	(48)
桐乡徐氏印谱序	(49)
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52)
《史记》所谓古文说	(54)

《汉书》所谓古文说	(57)
汉时古文诸经有转写本说	(59)
两汉古文学家多小学家说(序引、结论)	(61)
科斗文字说	(62)
《殷虚书契考释》序	(64)
《殷虚书契考释》后序	(66)

一二 历史学研究

古史新证	(71)
第一章 总论	(71)
第二章 禹	(73)
第三章 殷之先公先王	(74)
第四章 商诸臣	(92)
第五章 商之诸侯及都邑	(94)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	(97)
夔	(98)
相土	(99)
季	(100)
王亥	(100)
王恒	(102)
上甲	(104)
报丁 报丙 报乙	(105)
主壬 主癸	(106)
大乙	(107)
唐	(107)
羊甲	(108)
祖某 父某 兄某	(108)
附罗叔言参事二书	(111)
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113)
高祖夔	(113)

上甲 报乙 报丙 报丁 主壬 主癸	(113)
多后	(114)
中宗祖乙	(115)
大示 二示 三示 四示	(116)
商先王世数	(116)
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	(119)
说商	(120)
说殷	(122)
殷周制度论	(124)
周开国年表	(138)
古诸侯称王说	(145)
秦都邑考	(146)
秦阳陵虎符跋	(149)
浙江考	(151)
汉会稽东部都尉治所考	(153)
后汉会稽郡东部侯官考	(155)
汉魏博士考	(157)
邸阁考	(182)
宋代之金石学(节录)	(185)
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	(189)
鬼方昆夷獯豻考	(193)
匈奴相邦印跋	(205)
西胡考(上)	(206)
西胡考(下)	(209)
西胡续考	(212)
《流沙坠简》序	(214)
《流沙坠简》后序	(222)
敦煌所出汉简跋	(225)
敦煌所出汉简跋一	(225)
敦煌汉简跋五	(226)

4 目 录

敦煌汉简跋十一	(227)
敦煌汉简跋十二	(228)
敦煌汉简跋十三	(230)
敦煌汉简跋十四	(231)
罗布淖尔东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233)
尼雅城北古城所出晋简跋	(234)
鞞鞞考	(237)
附 鞞鞞年表	(244)
萌古考	(263)
胡服考	(276)
摩尼教流行中国考	(302)
太史公行年考	(313)
耶律文正公年谱(附余录)	(329)
《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	(354)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360)
自序	(360)
五帝	(360)
夏后氏	(361)
商	(365)
周	(369)
晋	(372)
魏	(379)
附无年世可系者	(385)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388)
自序	(388)
卷上	(388)
卷下	(423)
重刻《支那通史》序	(469)
《东洋史要》序	(471)
《欧罗巴通史》序	(473)

附 录

《观堂集林》序(罗振王)	(477)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	(479)
《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序(罗继祖)	(481)
王国维著作全目	(483)
编校后记	(483)

一〇 教育学研究

孔子之美育主义^①

诗云：“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按，陶渊明《九日闲居》）岂不悲哉！人之所以朝夕营营者，安归乎？归于一己之利害而已。人有生矣，则不能无欲；有欲矣，则不能无求；有求矣，不能无生得失；得则淫，失则戚：此人人之所同也。世之所谓道德者，有不为此嗜欲之羽翼者乎？所谓聪明者，有不为嗜欲之耳目者乎？避苦而就乐，喜得而恶丧，怯让而勇争：此又人人之所同也。于是，内之发于人心也，则为苦痛；外之见于社会也，则为罪恶。然世终无可以除此利害之念，而泯人之别者欤？将社会之罪恶固不可以稍减，而人心之苦痛遂长此终古欤？曰：有，所谓“美”者是已。

美之为物，不关于吾人之利害者也。吾人观美时，亦不知有一己之利害。德意志之大哲人汗德（今译康德），以美之快乐为不关利害之快乐（Disinterested Pleasure）。至叔本华而分析观美之状态为二原质：（一）被观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二）观者之意识，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意志及观念之世界》第一册，二百五十三页。按，指英译本）。何则？由叔氏之说，人之根本在生活之欲，而欲常起于空乏。既偿此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十百；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苟吾人之意识而充以嗜欲乎？吾人而为嗜欲之我乎？则亦长此辗转于空乏、希望与恐怖之中而已，欲求福祉与宁静，岂可得哉！然吾人一旦因他故，而脱此嗜欲之网，则吾人之知识已不为嗜欲之奴隶，于是得

^① 本篇刊于1904年2月上海《教育世界》69号。

所谓无欲之我。无欲故无空乏，无希望，无恐怖；其视外物也，不以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视为纯粹之外物。此境界唯观美时有之。苏子瞻所谓“寓意于物”（《宝绘堂记》）；邵子曰：“圣人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能反观也。所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有（按，此字衍）我于其间哉？”（《皇极经世·观物内篇》七）此之谓也。其咏之于诗者，则如陶渊明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谢灵运云：“昏旦变气候，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游子澹忘归。”或如白伊龙（今译拜伦，1788—1824，英国诗人）云：

I live not in myself, but I become

Portion of that around me; and to me

High mountains are a feeling.

（按：“我不是生活于我自身，而我成为围绕着我的一切中的一份，对于我高高的山峰乃是一种感情。”）

皆善咏此者也。

夫岂独天然之美而已，人工之美亦有之。宫观之瑰杰，雕刻之优美雄丽，图画之简淡冲远，诗歌音乐之直诉人之肺腑，皆使人达于无欲之境界。故泰西自雅里大德勒（今译亚里士多德）以后，皆以美育为德育之助。至近世，谟夫志培利（今译夏夫兹伯里，Shaftesbury，1671—1713，英国美学家）、赫启孙（今译哈奇生，1694—1747，英国美学家）等皆从之。乃德意志之大诗人希尔列尔（今译席勒）出，而大成其说，谓人曰与美相接，则其感情日益高，而暴慢鄙倍之心自益远。故美术（按指艺术）者，科学与道德之生产地也。又谓审美之境界乃不关利害之境界，故气质之欲灭，而道德之欲得由之以生。故审美之境界乃物质之境界与道德之境界之津梁也。于物质之境界中，人受制于天然之势力；于审美之境界则远离之；于道德之境界则统御之（希氏《论人类美育之书简》）。由上所说，则审美之位置犹居于道德之次。然希氏后日更进而

说美之无上之价值，曰：“如人必以道德之欲克制气质之欲，则人性之两部犹未能调和也。于物质之境界及道德之境界中，人性之一部，必克制之以扩充其他部；然人之所以为人，在息此内界之争斗，而使卑劣之感跻于高尚之感觉。如汗德之严肃论中气质与义务对立，犹非道德上最高之理想也。最高之理想存于美丽之心（Beautiful Soul），其为性质也，高尚纯洁，不知有内界之争斗，而唯乐于守道德之法则，此性质唯可由美育得之。”（芬特尔朋《哲学史》第六百页）此希氏最后之说也（实指席勒《审美教育书简》的最后一封书简）。顾无论美之与善，其位置孰为高下，而美育与德育之不可离，昭昭然矣。

今转而观我孔子之学说。其审美学上之理论虽不可得而知，然其教人也，则始于美育，终于美育。《论语》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按，《阳货》）又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按，《泰伯》）其在古昔，则胄子之教，典于后夔（按，《书·舜典》）；大学之事，董于乐正（《周礼·大司乐》、《礼记·王制》）。然则以音乐为教育之一科，不自孔子始矣。荀子说其效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乐论》）此之谓也。故“子在齐闻《韶》”，则“三月不知肉味”（按，《述而》）。而《韶》乐之作，虽絜壶之童子，其视精，其行端。音乐之感人，其效有如此者。

且孔子之教人，于诗乐外，尤使人玩天然之美。故习礼于树下，言志于农山，游于舞雩，叹于川上，使门弟子言志，独与曾点。点之言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按，《论语·先进》）由此观之，则平日所以涵养其审美之情者可知矣。之人也，之境也，固将磅礴万物以为一，我即宇宙，宇宙即我也。光风霁月不足以喻其明，泰山华岳不足以语其高，南溟渤澥不足以比其大。邵子所谓“反观”者非欤？叔本华所谓“无欲之我”、希尔列尔所谓“美丽之心”者非欤？此时之境界：无希望，无恐怖，无内界之争斗，无利无害，无人无我，不随绳墨而自

合于道德之法则。一人如此，则优入圣域；社会如此，则成华胥之国。孔子所谓“安而行之”（按，《中庸》），与希尔列尔所谓“乐于守道德之法则”者，舍美育无由矣。

呜呼！我中国非美术（艺术）之国也！一切学业，以利用之大宗旨贯注之。治一学，必质其有用与否；为一事，必问其有益与否。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故我国建筑、雕刻之术，无可言者。至图画一技，宋、元以后，生面特开，其淡远幽雅实有非西人所能梦见者。诗词亦代有作者。而世之贱儒辄援“玩物丧志”之说相诋。故一切美术皆不能达完全之域。美之为物，为世人所不顾久矣！庸诂知无用之用，有胜于有用之用者乎？以我国人审美之趣味之缺乏如此，则其朝夕营营，逐一己之利害而不知返者，安足怪哉！安足怪哉！庸诂知吾国所尊为“大圣”者，其教育固异于彼贱儒之所为乎？故备举孔子美育之说，且论其所以然之理。世之言教育者，可以观焉。

论教育之宗旨^①

教育之宗旨何在？在使人为完全之人物而已。何谓完全之人物？谓人之能力无不发达且调和是也。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事起。教育之事亦分为三部：智育、德育（即意育）、美育（即情育）是也。如佛教之一派，及希腊罗马之斯多噶派，抑压人之感情而使其能力专发达于意志之方面；又如近世斯宾塞尔之专重智育，虽非不切中一时之利弊，皆非完全之教育也。完全之教育，不可不备此三者，今试言其大略。

一、智育 人苟欲为完全之人物，不可无内界及外界之知识，而知识之程度之广狭，应时地不同。古代之知识至近代而觉其不足，闭关自守时之知识，至万国交通时而觉其不足。故居今之世者，不可无今世之知识。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溯其发达之次序，则实际之知识常先于理论之知识，然理论之知识发达后，又为实际之知识之根本也。一科学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至应用物理、化学于农工学，应用生理学于医学，应用数学于测绘等，谓之实际之知识。理论之知识乃人人天性上所要求者，实际之

^① 本篇刊于1903年8月上海《教育世界》56号。

知识则所以供社会之要求，而维持一生之生活。故知识之教育，实必不可缺者也。

二、德育 然有知识而无道德，则无以得一生之福祉，而保社会之安宁，未得为完全之人物也。夫人之生也，为动作也，非为知识也。古今中外之哲人无不以道德为重于知识者，故古今中外之教育无不以道德为中心点。盖人人至高之要求，在于福祉，而道德与福祉实有不可离之关系。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不爱敬人者反是。如影之随形，响之随声，其效不可得而诬也。《书》云：“惠迪，吉；从逆，凶。”（按，《大禹谟》）希腊古贤所唱福德合一论，固无古今中外之公理也。而道德之本原又由内界出而非外铄我者。张皇而发挥之，此又教育之任也。

三、美育 德育与智育之必要，人人知之，至于美育有不得不一言者。盖人心之动，无不束缚于一己之利害；独美之为物，使人忘一己之利害而入高尚纯洁之域，此最纯粹之快乐也。孔子言志，独与曾点（按，《论语·先进》）；又谓“兴于诗”，“成于乐”（按，《论语·泰伯》）。希腊古代之以音乐为普通学之一科，及近世希痕林（今译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希尔列尔（今译席勒）等之重美育学，实非偶然也。要之，美育者一面使人之感情发达，以达完美之域；一面又为德育与智育之手段，此又教育者所不可不留意也。

然人心之知情意三者，非各自独立，而互相交错者。如人为一事时，知其当为者“知”也，欲为之者“意”也，而当其为之之前（后）又有苦乐之“情”伴之：此三者不可分离而论之也。故教育之时，亦不能加以区别。有一科而兼德育智育者，有一科而兼美育德育者，又有一科而兼此三者。三者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育之能事毕矣。



文学与教育

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学家。何则？政治家与国民以物质上之利益，而文学家与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于物质，二者孰重？且物质上之利益，一时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经营者，后人得一旦而坏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存，则其遗泽且及于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腊之有鄂谟尔（今译荷马）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今译但丁）也，英吉利之有狭斯丕尔（今译莎士比亚）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今译歌德）也，皆其国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无与焉。何则？彼等诚与国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国民之所恃以为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遗泽，决不能如此广且远也。

今之混混然输入于我中国者，非泰西物质的文明乎？政治家与教育家，坎然自知其不彼若，毅然法之。法之诚是也，然回顾我国民之精神界则奚若？试问我国之大文学家，有足以代表全国民之精神，如希腊之鄂谟尔、英之狭斯丕尔、德之格代者乎？吾人所不能答也。其所以不能答者，殆无其人欤？抑有之而吾人不能举其人以实之欤？二者必居一焉。由前之说，则我国之文学不如泰西；由后之说，则我国之重文学不如泰西。前说我所不知，至后说，则事实较然，无可讳也。我国人对文学之趣味如此，则于何处得其精神之慰藉乎？求之于宗教欤？则我国无固有之宗教，印度之佛教亦久失其生气。求之于美术欤？美术之匮乏，亦未有如我中国者也。则夫蚩蚩之氓，除饮食男女外，非鸦片赌博之归而奚归乎！故我国人之嗜鸦片也，有心理的必然性，与西人之细腰、中人之缠足，有美学的必然性无以异。不改服制而禁缠足，与不培养国民之趣味而禁鸦片，必不可得之数也。夫吾

国人对文学之趣味既如此，况西洋物质的文明，又有滔滔而入中国，则其压倒文学，亦自然之势也。夫物质的文明，取诸他国，不数十年而具矣，独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养，与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为之谋，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

（《教育杂感》四则之四）